



凉面呈现的不同格局

欧阳

看见货架上的芝麻酱，想着可以在觉得下楼都很麻烦的慵懒日子用来拌面条，达到美化一个人午饭的目的，随手就拿了一瓶。

你不是不吃芝麻酱吗？孩子他妈有点奇怪。

其实，芝麻酱还是吃的，特别是从前吃涮羊肉，不过，随着蘸料的多元化，确实有很多年没尝试过了，偶尔吃一口麻豆腐时才会勾起记忆。不错，记忆还在，并且仍旧清晰。

回过头去看，我对芝麻酱可能有先入为主的贬斥态度，一开始自己并未意识到这是偏见，工作之后被同事指出来我才意识到他想了一回，可能他说的有道理。

那是个夏天，祖国还未发达，空调还属于不可以有的物件儿，天气热得让人食欲退化，不知道吃啥好。同事哥吞吐烟雾一回，望着天花板，像刚走出沙漠的人念水一样说，要来一碗凉面就好了。我表示同意。然而接着我就不同意了：他说的凉面简直没法吃，他说我纯属偏见。

我在想四川凉面，而他说的是北京凉面，就是那种出锅过凉水拌芝麻酱再加上黄瓜丝豆芽菜之类的玩意儿。对此我真是没有好体验。

第一次吃这种食物是大学的时候。1981年初到北京时最难适应的不是气候，是吃。开始一个月基本处在吃饱又咽不下去的状态，想着整点辣椒刺激一下胃口，结果哪儿都买不到。那时，中关村有个农贸市场，就是后来的太平洋电脑楼那块，没有，再去杀鸡卖鸭的五道口市场，也没有。

有一天，我听说酒仙桥那边还有一个特大的市场，准备去那挖掘辣椒，问北京土著王学兄怎么走。他说跑那么远干嘛，想吃辣的新街口就有，那儿有卖四川凉面的，你还可以顺便问问哪里有辣椒卖。

听到四川凉面的惊喜就不形容了。紧跟着的周日我就奔到了新街口，在丁字路口东面的街面上真有四川凉面的招牌，从排队的人可见美味不是想象。可是耗时买到凉面的我只吃了一口，还没全咽下去——不说包子，还未适应馒头做正餐的舌头认为简直比馒头还难吃。看别人狼吞的样子很茫然。

挤到操作间的窗口伸脖子瞪眼看：原来所谓的四川凉面只是把煮好的面条泡一装满凉水的大盆里，卖的时候捞出来加酱油加辣椒末，没有油荤不说，整个面被泡得糟烂，连北方的筋道都不具备，“辣椒”也不辣，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打成的碎末……我失望地把打探哪里可以买到辣椒的事也给忘了。

后来这种京味儿凉面还有多次领略，没有泡糟烂，调味总算丰富，或者还有可口的时候，然而要和我心仪的凉面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比较起来，四川凉面可以说属于匠心之作。不说辣椒油等调味料的功夫，就只说面，那也是完全不可相提并论的。四川凉面出锅的火候就是学问，面不能煮熟，而是要以出锅后的余热熟之，与此同时，还必须紧赶慢赶地加香油调拌，多了面不干爽，少了又会有失润泽。另一个技术活是要一边拌匀一边用扇子（电扇）给风，使之适时降温，熟而不软烂，从而达到每根独立互不粘黏，凉下来的面筋道而又不硬，存放多时皆保有相同的口感。想到更有工序繁复、滋味美好的味道调配，嗯，肚子饿了，有点流口水。

说实在的，北京对麻酱调味还是用功夫的，比如那些火锅涮肉的麻酱调味，并不只是单一的麻酱混事儿，精心之下各色门店、字号的麻酱小料差别不小，好坏是个人口味，不适宜评说，然而奇怪的是，北京那么多声称手工面如何与众不同的店家和大小厨子似乎不把左右味道的麻酱调和当事儿，也许就没有，要不然以我爱吃面条的声名，即使没遇到，也当有朋友或直接或转弯相告。

考虑到北京都是爷，多半有门第身份的意思，“富贵”的佳肴有厨子操心，比如把没味儿且无甚营养的海参折腾出别味儿来。至于凉面这种不起眼的事儿，在他们看来不值得用心。当然了，这多半是我随口的胡话，认真看，估计大多数人和我买麻酱的心思趋同，为的就是简单，往高尚来说，是安守简朴吃喝，把心思放在对人、对天对自然的大业上。

而四川人格局就没这么高了，不问思想只想吃喝，像酒、川菜不说，即便凉面这种小玩意儿也是刻苦经年，就为一口好味道，结果心思全放吃上面了，忙得连长个儿的事也想不起来，所以四川人才一直那么矮吧。

刘泳晔

我一手扶腰，一手拄着镰刀，望着父亲“冲锋陷阵”。那些在我面前桀骜不驯的庄稼，在父亲手里，变得不堪一击。我不明白，我健壮的体魄，为何跟不上父亲干瘦的身躯。就像横亘在我和父亲之间的年龄，在这片田野上，我从来追不上父亲。

乡村的秋，是属于父亲的。在这片田野里，父亲是那些庄稼的王。

我松开握镰刀的手，一掌心的水泡。疼痛比庄稼还坚硬，随着汗水流窜。秋天没有诗意，只有疼痛和汗水。我喊父亲歇息。他站住，手在脸上一抹，一粒粒汗珠，被阳光镀上金色，像玉米，像大豆，从指间一跃而出。父亲笑笑说，不累，你歇吧。

那一刻，我惊异地发现，父亲的眼神里，竟栖息着诗意。

秋天距离我很远，距离父亲很近。我和秋天的距离

离，或许也是我与父亲之间的路程，连接我们的桥梁，不知何时荒芜了。我们只能这样，咫尺千里地默默对望着。

干不了重活，我只能挑些轻活做。父亲让我捡拾漏收的庄稼，但他收割得太细心，很少有“漏网之鱼”。这让我的劳动成了游手好闲，与秋天格格不入。

父亲说，回去吧，把院里的玉米摊开晒晒。我长舒一口气，像童年时那样，溜之大吉。但这次，我没了雀跃，只感觉自己像个逃兵。在父亲面前，我还是个孩子；在父亲的秋天，我依然不能给他帮助。在秋天，我一次又一次临阵而逃。

我没有回去，又折身回到地里。父亲在干我做的活，他对我不放心，担心庄稼遗失在田地里。父亲的腿关节不好，这让他蹲的姿势格外别扭，近似于跪拜。

我在他身边蹲下。父亲诧异地看看我，目光很快躲到掌心的豆粒上。他说，每一株庄稼都要回家，哪怕一颗豆粒，也不能丢下它不管。我忽地明白，在父

亲眼里，一颗豆子和我一样重要。我学着父亲的样子，跪在田里，一粒一粒捡回那些遗落的黄豆，捡回迷途的自己。

庄稼一茬接着一茬，父亲的劳作一茬压着一茬。庄稼收割掉，接着是晾晒、打磨，颗粒归仓。这时还不能松气，要整理田地，施肥犁地，把下一年的劳作提前播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和父亲的父亲一样，在这片田野里播种、收割，自己的一生随着时光穿梭。

秋收后的田野，空旷而寂寥。我走到立在田间的父亲跟前，喊他回家。父亲看我一眼，淡淡地说，我只是看看，陪陪泥土里的麦子，秋天太孤单了！我支支吾吾，不知道说什么，不清楚孤单的是父亲，还是秋天。

父亲指指脚下，又指指村庄，对我说：这，就这，我老后，把我埋在这里，这样，既能看见你们，又能陪陪庄稼，你这么不济，我要帮你打理庄稼……

我听着，听不下去。泪眼朦胧里，我看不见父亲变成一株庄稼，在每一个春秋冬夏。

毕沙罗作品《瓦赞村口》局部

艺潇 供图

一样的时光 不同的岁月

朱彩娟

每天午后去上班，走到楼下一隅的转角处，都会看到坐在小桌旁的大爷大妈们，已经开始“垒长城”了。天热了，他们会将小桌挪到阴凉里，风凉了，又把小桌移到阳光下，看大家那神情，真是格外认真——戴着花镜、凝神深思，旁观者也是“观棋不语”的架势。这，哪里是娱乐，分明是守长城“厮杀”的阵势。走出小区，看到门口坐着几个老人，有的听收音机，有的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有的就那样枯坐着……人老了，还真是在打发时光，可是时光的尽头又是什么呢？一想，心不免又沉重了。

我还是喜欢看那些青年年少的影子。每天早上，那些骑着山地车匆匆赶路的中学生们，处处都彰显着属于自己的朝气，虽然校服遮住了他们的个性，但他们能自主选择的运动鞋依然透露着端倪：或是大家都期待的青春品牌，或是有一抹自己喜欢的颜色，又或许是毛边与破洞。再看那沉甸甸的书包上，悬挂着小布绒玩具或者某个动漫中的手办，那形象对我们来说或许很陌生，然而，那却是他们眼中的偶像与英雄。青年年少的他们，时时刻刻都在追赶时光，期

待着长大，期待着飞出教室，期待着属于自己的自由。在他们的眼中，时光没有尽头，时光里是“一切皆有可能”的曙光，是迫不及待的成长！

而对于中年的我来说，更多的是生活与工作中的责任。按时上班已是常态，虽有时候也会对日复一日的状态产生厌倦；接送孩子上下学更是不可缺的一部分，做个好司机、好家长是我的义务；周末忙里偷闲去看望父母，不知啥时候，我和爹娘的角色互换了，似乎我是大人爹娘是孩子，一不小心也开始喋喋不休，爹娘似乎在叮嘱中变得乖乖的……如此的时光里，我们期待孩子快乐成长，期待父母都健健康康，中年的我们越发体会到了什么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期待着生活的静美与平安。

时光，一天一天，月月年年，似乎对谁都是一样的、公平的。然而，看看身边的人群，有的人是在挨时光，有的人是在抢时光，或许又是在时光里慢慢走过……此刻，我突然意识到，一样的时光，不同的岁月，不是时光偏爱谁，而是看谁更珍爱时光。你在时光里努力，时光便回馈你充实；你在时光里经过，时光也只让你做个过客。时光里，你选择什么样的角色，便会收获怎样的人生。看看T台上的肌肉男——80岁的中国大爷王德顺，你还能说什么？此刻，让我们都抛却年龄，选择一个好的心态，在时光里做最好的自己吧！

劈柴喂马的生活

陈晓娜

不止一次听一位喜欢写诗的朋友说：“如果可以，我多么希望可以像海子诗中写的那样：劈柴、喂马、环游世界。能过几天那样的生活，虽死而无憾矣！”

起初，我只当她是无病呻吟，但她一次又一次地提起，我便也当了真，生出了想帮她实现愿望的念头，我对她说：“还好，我的老家在农村，虽然不能帮她环游世界，但劈柴喂马还不成问题。”

在确认了三遍我不是开玩笑之后，朋友一跃而起，30多岁的人竟然如同顽童一般大呼万岁。看着她范进中举般的疯癫样，我不禁摇头苦笑：这劈柴喂马的生活，真如她想像中那般美好吗？

几百公里的路程，几个小时便到了。我的老家虽然不是很现代化，但做饭已经用电和液化气了。费了半天工夫，父亲才找到了柴刀，并弄了一捆柴让朋友砍。朋友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倒还蛮像那么回事——所以先找了块磨刀石磨起刀来，结果刀还没磨好，手上就起了两个大血泡。劈柴的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小半捆柴还没有劈完，朋友便已经汗流浃背，呼吸粗重急促，手上起的十几个血泡，已经有几个磨破了，汗水流入破开的血泡里，疼得她龇牙咧嘴，整个一副受罪的模样。

“不劈了，再劈就得死在这儿了。”说着，朋友把柴刀放在一旁，耍赖一般倚在那捆柴上喘着粗气。

“既然不劈柴了，那我们就去喂马如何？”我戏谑

地对朋友说。

“好啊好啊，喂马好，看着漂亮的马儿吃草，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说着，朋友的眼中又尽是憧憬之色。

邻里里有一做种马生意的，为了让马可以完成好一次次“使命”，主人家对爱马可谓关怀备至，那匹马也称得上膘肥体壮，像极了武侠小说里的千里良驹。这家的主人，我论起来应该叫大伯。在取得了大伯同意后，我让朋友过一把喂马的瘾。

伸出手，朋友向大伯要黑豆，大伯一脸茫然地回答道：“要黑豆干什么？”

“当然是喂马了。”朋友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不知道你是哪里学的野路子。”大伯的神情中有些鄙夷。“那边有草料，用叉子挑一些到马槽里，然后倒点清水，再拌上玉米面和麦麸就行了。”说完，大伯坐到马厩外吸烟，不再管我这“野路子”的朋友。

和劈柴时一样，朋友并没有从中感觉到快乐，倒是在她拌草料的时候，那匹马刚好大小便一齐上阵，并且用沾满了草料的舌头舔了朋友的手一下，顿时让朋友扔下手中搅拌草料的木棒，逃也似地跑远……

回城后，我再也听不到过朋友说要过“劈柴喂马环游世界”的生活，在经历过劈柴喂马后，她怕是再也不想试环游世界的滋味了吧？不过，那滋味应该很不错呢！

直到现在，我仍然不明白当初为什么要带她回趟老家，是真的为了帮她实现愿望，还是想用现实将她心中的诗意打碎？

我会不会做得有些不厚道呢？

一粒尘埃回到故乡

葛亚夫

太阳南倾，跛了脚，愈行愈远，把时光都饿瘦了。秋风一吹，她的彩妆一个踉跄。

靠在南墙的老人，还没把影子焐热，如钩的月亮就开始催人。影子冰凉，被月色沾在墙上。

露水亦步亦趋，扯着发丝，牵着衣襟，蚀刻着一个背影的模样。

云彩是叶，泥土是根。

在秋天，每粒露水都要回到原点——霜降，在那个和祖辈约好的时光。

那些辗转的水雾，如同跋涉的旅人，被一粒灰尘硌得生疼。

那些尘埃，离开时，驾着彩云，回来时，背着露珠。

当它回到大地故乡，在月下敲门，却无人识，无奈声。

人应声。

连它的近邻，那些经年和它耳鬓厮磨的山林、顽石，都懒得抬眼张望。

游荡的尘埃歇了，天干净了，蓝了，也空了。

天空在空中空着，很冷，很静。

落叶摆渡着风，从树梢到地面。

干涸的河边，芦苇像诗人般卧躺。

秋风一紧，甩上岸的是一头白发、两鬓年华。

时光似也要在立冬前回家……

一粒露水，沿着干枯的叶脉，走走停停。

草虫枕着掉落的腿，在鸣声里追忆往事。

月光下，一粒尘埃回到了故乡。

门口的柿子树，老光了叶子，举着灯笼。

霜红了，敲开门的脸红了，开门人的脸也红了。

故乡的月光，穿过红绿灯和十字路口，站在我床前，我的脸也灼热地红了。

张世斌

我去过几次石家庄高新区供水排水公司污水处理厂，提到这家企业，我想到的是图书馆。

在石家庄市东南角泰山路南端东侧的偏僻一隅，从供水排水公司南楼往东看，一排玻璃廊桥会映入眼帘；约10米长廊桥由玻璃钢制成，两侧有木质平台，台上摆放着盆花。走过廊桥的人，大約会和我一样驻足，或是坐在花盆旁领略花的芬芳；有扶桑、黄婵、香水百合、玫瑰和绿萝……颜色各异，盛开的花瓣儿像笑脸；含苞的，和着绿叶在微风中摇曳，似乎在替图书馆主人欢迎前来的读者。

一种稚气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妈妈，这样再给我拍一张。”我转过身来，一位带孩子的女职工，正在给孩子拍照。小女孩有七八岁，她伸出俩手指摆了个pose，红苹果似的脸蛋儿在阳光下像一朵绽开的花。

在咖啡厅里你能品着咖啡读书，也可以低声细语，回忆当年。职工们可以刷卡消费，丰富的品类随您喜欢，收费都低于成本，再配上自制甜点，全天候服务。

走进图书馆，有20人左右正在阅读。不大的阅览室宽敞透亮，安静中又增添了一点舒适和温

馨。书架的一端是舒适的桌椅，即便是假期，也会吸引人来此阅读。见一老者捧着《污水处理机械设备设计与应用》正边读边读，一问，是厂里的机电维修工于滨。51岁的他很健谈：“不学习不行，知识不够用啦，有时间就会来这里读书。公司不仅打造了这个图书馆，还会根据职工的喜好购书，这太合我意了。”

我来的几次在阅览室都见到一位老读者，总在固定位置，认真地令我不忍打扰。林自强介绍说，他是厂长麻春学，50好几的人了，是建图书馆的发起人之一，“公司图书馆就建在厂区，得天独厚的条件岂能浪费，我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每天都挤时间坐在这里读书的麻厂长说。

坐在这个企业图书馆里，我可以感觉到职工心里亲切、温馨的体验。书本散发的书香，和着咖啡飘出的浓郁味道交织在一起，沁人心脾。

图书馆馆长刘宝英介绍，图书馆及配套设施共投入300多万元，有800多平方米。眼下书籍总册数是全公司人均约25册，以企业管理、工程技术、文学艺术居多，近期目标是人均达50册。从9月1日开馆，每天阅读的常客近20人，也有借阅的。

图书馆还配套有儿童读物阅览和玩具室，是为

带儿童的读者特意打造的。另外还配有健身房、乒乓球等活动室，有两个太阳能浴室。看书活动调节，出汗可洗澡。

一路之隔的图书馆东侧，是62个日处理污水10万吨的生化池，覆盖了全区80平方公里的企业和居民生活废水，经过11道工序处理排出的水